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wide-angle photograph of a sunset or sunrise over a calm sea. The sky is filled with warm, orange, and yellow hues, with darker clouds on the horizon. In the distance, a range of mountains is visible.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erene and dramat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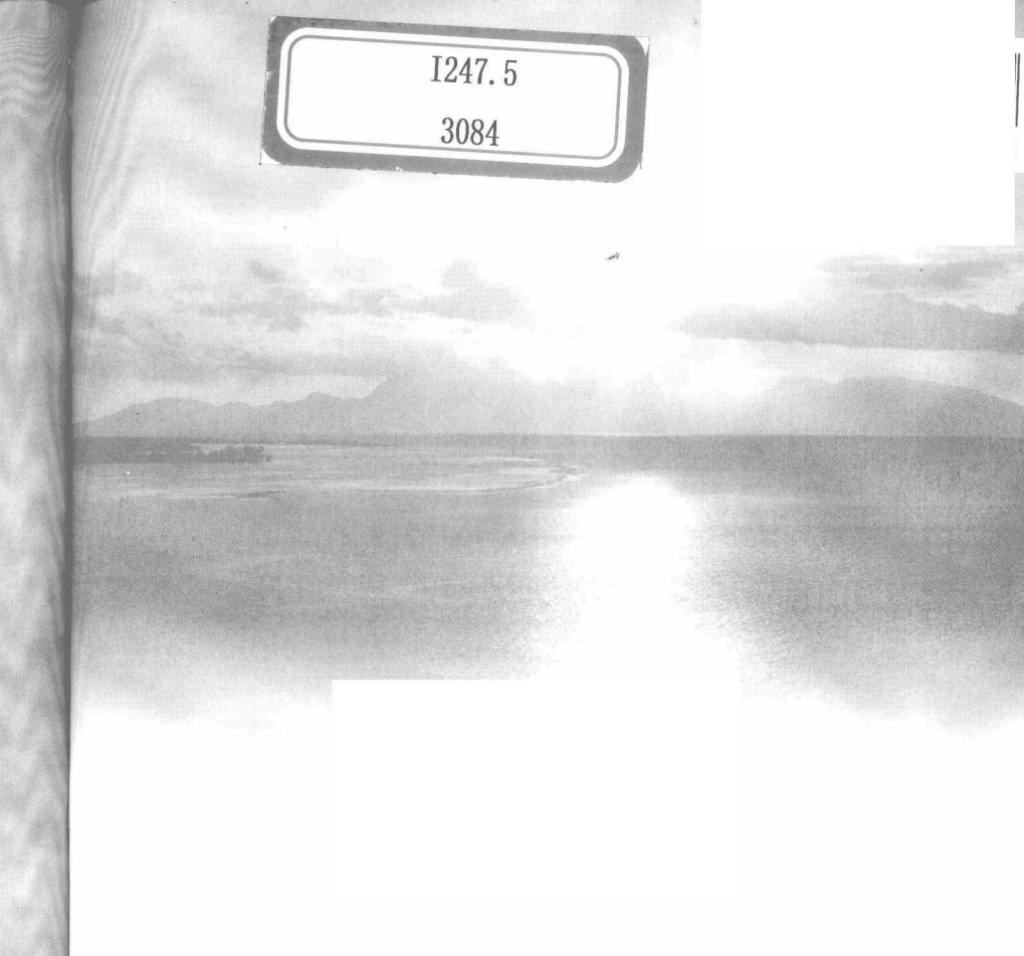
红霞一片

另类怪物 著

珠海出版社

1247.5

3084



红霞一片

另类怪物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霞一片/另类怪物著.一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689-806-2

I . 红... II . 另...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6706号

红霞一片

作 者: 另类怪物

责任编辑: 李一安

封面设计: 鲍 军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s.net

E - m a i l: zhcbs@zhcbs.net

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x 1168mm 1/32

印 张: 6.75 字数: 123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806-2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曾经苦苦地执着于男人的施舍，陪伴着比自己大30多岁的老人，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当爸爸颤抖地举起布满老茧的手又慢慢放下的时候，我看到他心中的泪水在流淌，当我打翻妈妈给我端上的一碗莲子糖水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心在滴血，当弟弟看到我的日记的时候，就像他捧着研究生的学历证明那样沉重，那是他姐姐当了八年二奶的代价。

我曾经苦苦地等待金钱的光临，渴望用自己的躯体来维持起码的生存，当我扒开自己的双腿，让男人进入的时候，我才知道，卑鄙的不是男人而是我，是我的卑鄙带来了男人的卑鄙，当我在那花天酒地的场所晃荡一圈又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还是一无所有，只留下了满身的伤痕和悔恨。

.....

1

昨晚被噩梦纠缠了一晚上，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那里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没有高楼，也没有歧视；没有汽车，更没有罪恶；纯洁得像刚刚生下来的婴儿……

山坳上开满了杜鹃花，点点鲜红镶嵌在花瓣上，耀眼、夺目，花叶上晶莹的水珠跟我的眼泪一起在流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更不知道是为谁流泪。

远处袅袅的炊烟在村里唯一的一间中学上空环绕，像梦中虚无的花环，缠绕着我渺茫的憧憬，每当学校放学的时候，我喜欢站在山坳上瞭望，遥望着从里面走出来的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

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俊俏的脸上充满了爸爸说的淫荡，妈妈说的晦气。当我的胸脯在慢慢发展时，妈妈总要我穿上她的衣服，让躯体空洞洞的没有了依托。

妈妈知道我想去上学，她总是仰起头无奈地看着爸爸，爸爸在抽他的烟，在烟雾中传来的总是那句话：那不是你去的地方。

Hong Xia Yi Pian

· 长篇小说 ·

2

那不是你去的地方。这句话，一直陪伴着我，既有希望，也有失望，我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在哪里？

圈里的猪在不断地长大，留下的母猪开始怀孕，看着很快就要拖到地面的乳房，我就会羞涩地掩着脸走开，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压迫着自己的胸脯，我恨它，为什么也跟那头母猪一样发展迅速。

我羡慕嫂子，干瘦的躯体像一棵弯曲的杨柳树，她比我大五岁，可显得比我妈还苍老，如果她一丝不挂，也不会有几位男人看她，可她，却能安安静静地读完高中，没有人会骚扰她，如果她家里有钱，我想她肯定也会安安静静地读完大学，更不会刚刚南下广东半年就回来嫁到我家。

每当我跟嫂嫂到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洗衣服、挑水的时候，男人们都对我们议论纷纷，我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我总是首先离开，把嫂嫂孤零零地留在那承受舆论的压力。

她告诉我该去的地方，她说那里的人对人的看法不一样，不会把好的说成是坏的，更不会把美的说成是丑的。

跟我同年的弟弟喜欢把他的作业拿到我面前来做，他说看着我就会有灵感。

我不懂他说的灵感是什么，可我懂得他也快是成年人了，我教训他：你可不要学坏！

南下的列车在颠簸，我依偎在嫂嫂的肩膀上想爸爸、

妈妈。

嫂嫂对我说：那里的房子很高，像我们家屋后的平天山；那里的灯光很亮，像挂在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那里的路很平，像进村山坳前面庙会的大草坪；那里的人很有钱，坐的车都是自己的……

可我心里，总记挂着爸爸、妈妈，他们现在会怎么想？他们会找我的！

可嫂嫂说：你哥哥不会找我的，你爸爸更不会找我。

我把裹着衣服的包包紧紧地搂在怀里，里面有我攒下的15块钱。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嫂嫂把我晾在一边跟老板说话，一根小小的木棒在老板嘴巴里进进出出，眯缝着眼睛在评估我的价值。

我慢慢低下了头，脸上出现了红晕，我已经是女人了，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爸爸希望我去的地方？

昨晚被噩梦纠缠了一晚上，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那里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没有高楼，也没有歧视；没有汽车，更没有罪恶；纯洁得像刚刚生下来的婴儿……

有一天，一位巨人幽灵般地来到了这个宁静的世界，他释放了所有的魔鬼，它绘制了很多让魔鬼们制造罪恶的高楼、大厦，贫富、歧视、罪恶重新来到了这块土地上，我和他跟很多人一样，变成了魔鬼……

我惶惶恐恐地摇荡着疲乏的身子走到沙发上，睡衣

Hong Xia Yi Pian

像一袭轻柔的流水遮盖着我的躯体，光洁、细腻，只有下面一点点遮掩，我鄙视地看着诱惑的乳房和制造罪恶的胴体，回忆起像故事一样的噩梦，一阵颤抖，一阵心虚，还有卑鄙！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进来的，也许是我开的门，也许是她自己有钥匙，才八岁的小女孩惊奇地看着我，看着我冷傲的脸蛋，高耸的乳房，还有那一丝不挂的躯体。

她告诉我：这是他的女孩，很聪明，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

她还问我：你喜欢她吗？

我想起家里的爸爸、妈妈，他们喜欢我吗？我已经到达了他们希望我去的地方，那地方会给我带来幸福，给家里寄去脱贫的希望。

她忧郁的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皱纹，岁月的沧桑已经磨灭了她的激情，她阴沉地说：他只是一位科级干部，如果不出问题，明年就可以成为副处了……

我不懂！嫂嫂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她得到了她应该得到的报酬，还有我们两人南下的车费，她已经回去，她还要帮助更多的人脱贫……

泪水滴滴嗒嗒地流在小女孩的头发上，她在抽泣！那天我也是这样，流着眼泪在嫂嫂的带领下走进宾馆的一间客房，踏上了我成为女人的台阶，尝试了做女人的快乐和痛苦。

她把手伸进带来的手提包里，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

Hong Xia Yi Pian

这是 2000 块钱，房子我退了，你走吧！他不会再来了……

我感到世界在旋转，高楼在倒塌，蔚蓝色的天空像
一块遮丑布被撕开。

那一年我 17 岁！

红霞一片

Hong Xia Yi Pian

2

她喜欢裸睡，她躺在床上的身躯让我想起曾经见到过的那幅裸体躺着的仕女图，听说画中的女士就是西方人类的祖先，但没有她的忧郁美和东方美，她喜欢沉睡时在自己的眼角挂上几颗晶莹的水珠，水珠慢慢地破灭，消失，她才18岁，多美好的年华，就像她眼角的水珠，透彻晶莹，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灭。

她睁开眼睛，眼睛里一片模糊，她眨了两下，终于看清了，她发现自己躺在你的怀里，你紧张的眼神和她羞涩的眼神碰触在一起，她本能地用手掩盖在自己的胸前，已经被海水湿透了的衬衣露出了粉红色的文胸，像两朵鲜艳的莲花镶嵌在胸前。

你的手在颤抖，盯着她明亮的眼睛，还有那俊俏的脸蛋，你像捧着一颗纯真的玉石，小心翼翼地拨开散落在她脸上的头发，你醒了？你笨拙地把手从她的腰身上松开，脱下身上的外衣披在她的身上，你没有松开左手，她的头还枕在你的左手掌上，她完全清醒了，但她没有马上从你的手上离开，她还需要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这种

感觉了，当她跳进海里的那一瞬间，她就感觉到将会带来的新的感受和爱抚。

你没有胆量把她抱到自己的小车上，你只是扶着她，慢慢地走向停靠在海滨大道上的蓝鸟车。当你从车窗里看到一位女子从海滨大道旁边的人行道上跳进海里的时候，你匆匆地刹车，匆匆地打开车门，匆匆地跑到她跳进海里的位置，匆匆地跳进海里……

你慢慢地把她平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慢慢地压迫着她的腹部，慢慢地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

她躺在蓝鸟车的后座，头靠在一只丑陋的海绵狗熊的身上，前面的你不时回过头来询问她，她总是睁大双眼，毫无表情，你不知道该把她往那里送，你把车开进沙头角海关，巍峨的海关大楼像耸立在海边的宫殿，庄严肃穆，门卫站直身子朝慢慢驶进来的蓝鸟车致敬。

在你宽大的办公室里，你把她安排在长沙发上，面对你办公桌上的两面小红旗，她的心在笑，你的心在跳，你默默地看着她，她企盼地看着你，天热，你没有开空调，因为她冷，海水沾在身上在散发的冷，你热，满身的燥热，你继续在端详着她，突然，你想起来曾经在哪见过她，你见过的她比她还要妩媚，你记得她曾经靠在你的朋友身上，你记得她曾频频向你射来含情脉脉的秋波，那是在KTV的包厢里，那里，是你的天堂，是你真正办公的地方。

她的衬衣终于干了，胸前的荷花不见了，你想起她

Hong Xia Yi Pian

曾经跟你朋友合唱的那首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你想起你跟身边的我合唱的那首歌，不采白不采，你终于笑了，笑得很爽朗，笑得很无耻，她慢慢地站起来，走到你的身旁，把你的衣服重新披在你的身上，你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可我知道，你的心中，还在想着我，想着我对你的爱，想着我对你好……

出租屋里的我跟她，总是那样懒散，满地的东西分不清我跟她，她说，没必要分清，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我总是附和她，一年多了，我俩分享着收获，分享着喜悦，分享着得失，分享着人间的真谛！

巷子的外面传来男人凶狠的骂声，人家能卖出去，你为什么卖不出去？

我知道是那位英俊的男人又在骂他的女人，我走到窗前，被骂的女人没有哭，她紧紧地盯着这位她养育了多年的男人，苦涩地拉紧自己的衣襟，面对毫无表情的路人，低声地叹息：我怎么知道。

她也走到窗前，脸靠在我的肩膀上，卖也要讲究科学，也要动脑筋啊！

过去的岁月，她妈妈嬉笑着走进村长儿子的家，那是一个布满鲜花的家，鲜花丛中的她显得幼嫩纯洁，鲜艳欲滴，村长满脸含笑地接待这位未来的儿媳妇，端详着她妈妈微微隆起的胸部和娇媚的脸庞，当她妈妈从村

长面前走过，那大胆翘起的屁股仿佛顶触到了村长的神经，村长的儿子没有看到村长的内心世界，他还在为父亲的满意而骄傲。

在村办企业的办公室里，村长正在向自己的下属介绍这位新来的女秘书，她妈妈羞涩地低下头，默默地坐在村长办公桌的旁边，办公桌上的那两面小红旗在迎风飘扬，她妈妈却像一朵灿烂的玫瑰插在一堆牛粪里，村长粗糙的手总是有意无意地碰触到她妈妈的胴体，直到有一天，村长裂开满嘴的黄牙，在炫耀自己的权利和对她妈妈的危害时，把一条金灿灿的项链挂在她妈妈的脖子上，她妈妈才明白村长想让她进入办公室旁边的小房子里，那里有一张很大的床，还有洁净的被子和柔软的枕头，她妈妈犹豫了很久，很久，终于自己解开了自己的外套和胸衣，还有裤子和那唯一的遮掩。

村长的家庭没有因为她妈妈的进入而毁灭，村长儿子跟她妈妈的婚礼还在按时举行，那天晚上，村长的儿子在酒精的麻醉下激动地拥抱着她，亲吻着她，村长站在窗外久久不能平静，已经没有感觉的她妈妈听到了窗外牙齿打架的声音，还有那粗鲁的喘气声。

珠三角没有春天，只有淫雨连绵，就像我的心，始终沐浴在阴沉的色彩里，小巷里的积水从春天开始就没有干枯过，浓重的水气浸泡着我的心，出租屋里散落的杂物也在散发着臭气，像我的躯体一样肮脏，骨科医生说我的关节炎需要住院检查，妇科医生说我的月经不调

Hong Xia Yi Pian

需要住院观察，神经科的医生说我的头疼需要住院疗养……

我不知道是我有病还是医生有病，面对我那美妙的曲线和漂亮的脸蛋，从出租车里伸出来的修长的腿，还有那冒牌鳄鱼皮手提袋，加上脖子上那条闪闪发光的仿白金项链，医生总是把自己的效益跟患者的拥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她搬走了，昨天晚上我为她饯行，她说要搬到创业花园，她说花园里住着很多姐妹，她醉了，我也醉了，出租车上我靠着她，她也靠着我，她在喃喃自语：霞姐，我对不起你。

我毫无感觉，我们已经同住了一年多，我能感觉到她的留恋，还有她纯真的友谊，没有什么对不起的，男人嘛！不管他身边的女人多漂亮，只要有新的女性出现，他都会这样。

姐就不恨我？

你醉了，我们不是为了男人活着，是为了钱活着，我们南下出来捞，不就是为了多赚钱吗？

她哭了，是真的哭了，我能感觉到她的心在忏悔！

巷子里的人们在跳跃着走路，污水还在散发着臭气，我俩相互搀扶着避开一双双木讷的眼睛，拐弯处那几位半老徐娘还站在门口等待着，等待着客人的光顾，她们的丈夫就在对面的士多店里修理长城，看着我俩走过，她们的眼光充满了嫉妒和嘲笑。

她喜欢裸睡，她躺在床上的身躯让我想起曾经见到过的那幅裸体躺着的仕女图，听说画中的女士就是西方人类的祖先，但没有她的忧郁美和东方美，她喜欢沉睡时在自己的眼角挂上几颗晶莹的水珠，水珠慢慢地破灭，消失，她才18岁，多美好的年华，就像她眼角的水珠，透彻晶莹，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灭，我想起小巷子拐弯处那几位半老徐娘。

你终于接她来了，望着你熟悉的脸颊，望着你曾经千百次抚摸过我胴体的手，望着你亲吻过我的嘴唇，我的心在流泪，你曾经捧着我的脸说：你真美！

你曾经搂着我说：我爱你！

你曾经在满足之后说：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你站在车旁的眼神曾经让我陶醉，因为你曾经用你的眼神告诉过我，你会让我一辈子幸福和富有，包括我的家人，我笑了，苦涩地笑了，多荒唐的笑言。

你高高隆起的肚子曾经让我充满希望，那是能力和水平的证明，只有畸形的身材才有滚滚而来的财富，脑满肠肥，才有可能把多余的脂肪施舍给别人。

车子在慢慢地启动，她坐在你的身旁，像一朵插在牛粪上美丽的鲜花。

Hong Xia Yi Pian

3

她爸爸离开家的时候，面对厮滚在床上的妈妈和老人家，她不知道该叫那老人家是爸爸呢还是爷爷？她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离开这栋鹤立鸡群般的村长大厦，大厦下面的KTV每晚都准时进行，南来北往的美女经常调换着客人的胃口，还有那准脱衣舞也在吸引着那些流氓大亨，先富起来的男人是这里的常客，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勤劳的农民也能养活一些纸醉金迷的投机者，还有这些投机者恭维的人民公仆。

香港回归的庆典还在进行，英国人早已经预料到这是个无法挽回的事实，我躺在你的身旁，一国两制跟一夫两妾，这却是我无法预料的事实，可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实总不能回避，我能原谅她，她也应该会原谅我，我默默地奉献着，毫无感觉，毫无兴趣，你还是像以往那样赞美我，爱抚我，我的脸在笑，心在哭，哭她，也哭我自己，创业花园的两栋楼房里，分别住着她跟我，你说：只要有钱，谁都可以当皇帝。

你夫人的电话总是不断，你总是在电话里给你夫人

讲庄子的故事：

庄子与庄夫人青梅竹马，常常相对而坐，研究对手，寻找吵架的对象，由于学生颇多，孝敬的学费不菲，逢年过节还有不少家长请客送礼，所以小日子过得敦实富厚，两夫妻相濡以沫，逐日造字编句，愚弄学生。

如此十年有余，庄夫人生下小儿庄孙，原来俊俏、风骚的美人像脱胎换骨般消逝，脸黄加上乳房下垂，头发变白加上啤酒肚凸显，庄子常常在相对而坐时闭目养神，庄夫人不知缘故，问庄子。

庄子说：前几天接了好几个电话，约我到外地讲课，可念及夫人，不敢开口。

庄夫人笑眯眯地说：既然有请，自当前去，先生应以前途为重，怎能耿耿于私情！更何况先生去了，来回车费、杂用有人报销，吃饭、睡觉有人买单，家里还可以剩下好些钱粮，为将来庄孙娶媳妇奠定基础。

庄子闻言大喜，起身拜谢夫人，知我者，夫人也！

庄子讲学，一去两年，不辞辛苦，走遍烟花柳巷，访遍名妓歌女，专挑性学院的课程担任，白天彷徨，邀上几位红颜知己，饮酒造词，“彷徨乎无为其侧”，夜晚逍遙，搂上几位青楼女子，鸾飞凤倒，“逍遙乎寝卧其下”，早把夫人相忘于江湖，惹得一身梅毒，住进传染病房。

庄夫人闻讯，携庄孙前往探望，问庄子曰：夫君解释“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时说，我俩天天相对而坐，性爱很是乏味，不如分开一段时间，让双方都在思